

为舒华的作品集写序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,至少于我是这样。

这首先因为舒华是一位“杂家”——“少年习武,青年弃武从文”,可谓文武全才。在这样一本平面的集子里,我们领略不到舒华“武”的成分,但单就“文”的一面已经让我们目不暇接了。散文、诗歌、小小说、书法、摄影、新闻报道……融这么多文体于一身,此前我认为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舒华做到了。

单就“思乡”中的散文来说,就林林总总,蔚为大观。有抒情的(如《听雨》),有叙事的(如《我的当兵梦》);有写人的(如《悼王怀让老师》),有状物的(如《游天池山》),有影评(如《爱的魔法》),有信札(如《爱到极致是痛惜》),甚至还有略带寓言色彩的杂文(如《小报》、《活鬼》、《三哭殿的劝说艺术》等)。虽然题材广泛,包罗万象,但舒华却能驾轻就熟,信笔拈来,浑然天成。这并非说明他有什么高超的写作技巧,恰恰相反,他的文字都是至情至性的,是内心深处汨汨流淌出来的,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。

在舒华所有的散文中,《听雨》、《来生缘》和《悼王怀让老师》无疑是他的扛鼎之作。在《听雨》中,舒华把雨的四季(春夏秋冬)比作人生的四季(少青中老),由表及里,由外而内,既闲处落笔虚无缥缈,又借物抒怀虚实

相应,颂之,让人如沐春风、如饮甘露。

与《听雨》的唯美文字不同,《来生缘》与《悼王怀让老师》则均为写作品。前者叙写对已故母亲的追思,情真意切,感人肺腑。尤其是结语“母亲,您若在天有灵,来世我们还做母子好吗?”不啻是泣血的文字,草木之人

矣”,这里我只想说一下舒华的语言。得益于当年的文学爱好和功夫锤炼,舒华的新闻作品侥幸避开了“干巴巴”的写作模式,语言优美,朗朗上口。这从他大小标题的制作便不难窥见一斑。《新蔡县民办教育遭遇尴尬》,“尴尬”一词用得恰到好处,既直指要害,

一针见血,又无可奈何,欲语还休;《河南天冠引发乙醇汽油革命》应该是媒体全面报道乙醇汽油的开山之作,“革命”一词振聋发聩,视觉冲击力强,但又言之凿凿,实至名归,丝毫没有炒作之嫌;《大水缘何冲龙门》是一篇人文气息浓厚的探究式报道,在这里,舒华的语言优势得到了部分发挥:“伊河水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温顺地从面前流过;岸边的垂柳在阳光的照射下轻拂着佛前路路边的栏杆,为龙门石窟平添了几许诗情画意;对面半山腰上的绿树红墙被白雾包裹着,氤氲而缥缈……”如此优美的文字出现在文学以外的新闻作品中,显得弥足珍贵。

对于书法,我也仅是“欣赏”级水平,尚无鉴赏的能力。只是感觉舒华的书法较为简洁、清丽,书卷气较浓。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标新立异二月花”,谁的诗句记不起来了,权且拿来形容舒华的书法风格吧。“书法没有好与坏,只有美与丑;政治没有对与错,看你跟谁走”,乞望读者诸君仁者仁心,智者见智,欣赏之余给予作者更加专业和全面的指导。

“效果欲诗,功夫在诗外”。虽然舒华的本职工作是新闻报道,但我似乎更喜欢他的散文。设有朝一日单行本《舒华散文》横空出世,想必读者和我同样期待。

新闻是“过去发生的事实”的报道”,一旦曝光便成了旧闻,“无足观

震惊;不知道那漫长的折磨,刘老是怎么挺过来的。我想,大概正因为那些特殊的经历和他固有的傲然之气,才使刘老从当年的青年诗人,成为了后来的散文大家。我同时还相信,他出狱后之所以改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,就是要证明他从没有自己的言行后悔过,也从没有向谁屈服过。

十分荣幸的是,在后来这十几年里,我能够一直与刘老保持着联系。这十几年里,每年总会因为一些笔会或者其他聚会,与刘老见面。在我心中,刘老是一面旗帜,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家,也是一位有着独特人格魅力的长者;我始终作为晚辈后生,尊敬着他,仰慕着他。2002年,我集结出版了拙著《闲墨集》,犹豫再三,想请刘老作序,没想到刘老当即欣然应允;时隔一天,几页亲笔手书,字迹整洁的序言,就递到了我手上。去年秋天见到刘老的时候,我还对他说过,如果我再出一本集子,还请您刘老作序,刘老仍是一口答应,没想到这竟成了刘老留给我的永远的纪念了!

刘老给我《闲墨集》作序的题目是《永远的小高》,我当时不解,刘老笑言:时间越长,你越能体会到这题目的好处。转眼将近十年过去,我已经开始慢慢理解刘老的用心,希望自己能够不断保持写者活力的时候,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一向硬朗、挺拔,即便这两年拄着手杖,也决不弯腰曲背的刘老,竟然突然倒下了!从此,我只能手捧刘老亲手送给我的《耳不聩集》,去怀念我心中永远的刘老了!

成了刘老留给我的永远的纪念了!

那时候,刘老已经六十几岁,身板硬朗,笑谈爽朗,鹤发童颜,有着一头发自内心的傲然之气。尽管刘老自己从没提起过,但我从其他前辈老师那里得知,刘老的人生其实十分坎坷。上世纪50年代,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时,刘老就被打成“右派”。“文革”时期,又因对林彪江青表示过不满,被打成反革命,整整坐了10年牢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才出狱。刘老的这些经历,让我感到

一个人的交响

张贤亮

读之无不感同身受,潸然泪下。《悼王怀让老师》写作起来却有相当困难。——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,舒华和王怀让老师的交往仅止于共进过一次晚餐,要让仅有“一面之缘”的老师形象跃然纸上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但舒华并未回避这一问题,而是用一颗真诚虔诚的心去体悟、去发掘,把与王怀让老师谋面之前的“背景资料”和盘托出,既丰富了写作内容,同时又增加了文章的立体感和可信度,双方的交谊有理有据,生动传神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

新闻是“过去发生的事实”的报道”,一旦曝光便成了旧闻,“无足观

我认识刘思老先生,是从报上。那是将近20年前,我有剪报的习惯,特别喜欢《文汇报》的杂文专栏,经常从那个专栏中,剪下自己喜欢的杂文,收藏起来,仔细玩味,这其中,收藏最多的,就有刘老的杂文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刘老的“大脸”考,旁征博

引,锋芒犀利,痛快淋漓。那时候,我是只读其文,不知其人,年龄、职业、住址,甚至连性别,也都一无所知。后来,《文汇报》组织了一次杂文征文比赛,结果一等奖没有评出,编辑为此还专门写下一段说明,意思是有一些杂文大家,如刘思、何满子(好像还有另外两位,记不得名字了)等,因为没有参加征文,所以此次比赛没能评选出顶尖作品,但编辑仍对那些老作家们的一贯支持表示了感谢。这时候,我才知道刘思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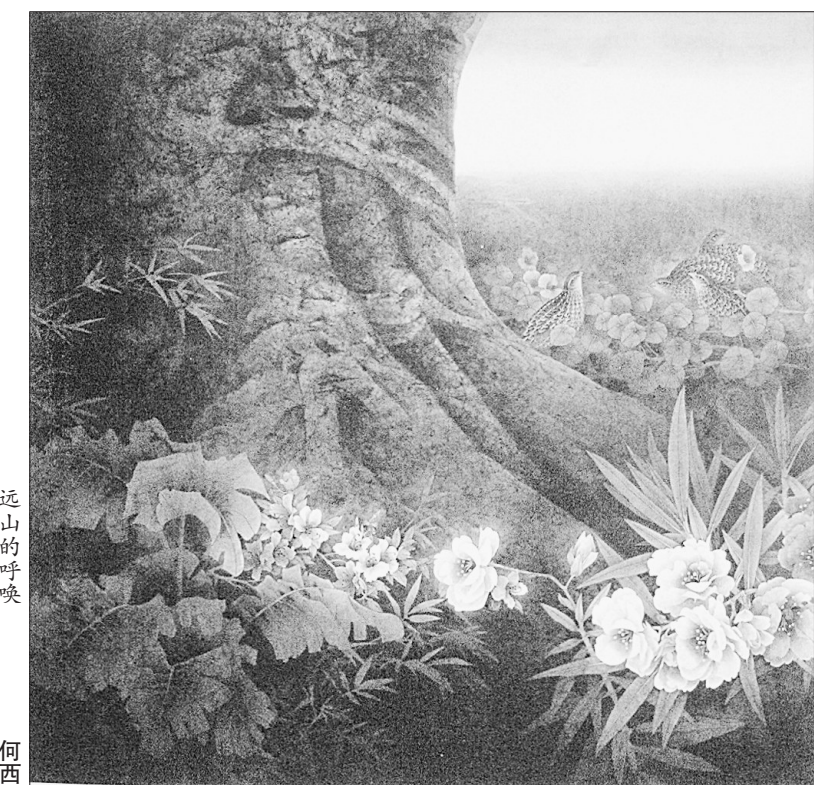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后,由于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小文章,所以有幸认识了数位杂文前辈,从他们那里,才知道刘思先生竟然就住在本市!也是通过他们,我才有机会真正认识我景仰已久的刘思先生。

那时候,刘老已经六十几岁,身板硬朗,笑谈爽朗,鹤发童颜,有着一头发自内心的傲然之气。尽管刘老自己从没提起过,但我从其他前辈老师那里得知,刘老的人生其实十分坎坷。上世纪50年代,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时,刘老就被打成“右派”。“文革”时期,又因对林彪江青表示过不满,被打成反革命,整整坐了10年牢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才出狱。刘老的这些经历,让我感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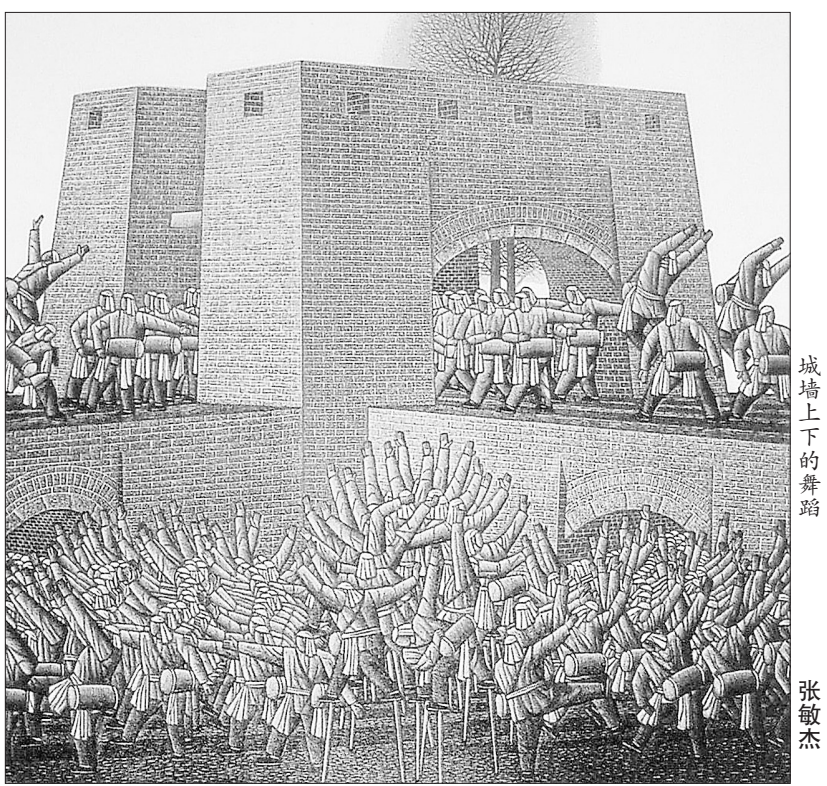
永远的刘老

高玉成

刘老给我《闲墨集》作序的题目是《永远的小高》,我当时不解,刘老笑言:时间越长,你越能体会到这题目的好处。转眼将近十年过去,我已经开始慢慢理解刘老的用心,希望自己能够不断保持写者活力的时候,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一向硬朗、挺拔,即便这两年拄着手杖,也决不弯腰曲背的刘老,竟然突然倒下了!从此,我只能手捧刘老亲手送给我的《耳不聩集》,去怀念我心中永远的刘老了!



远山的呼唤 何西



城墙上下的舞蹈 张敬杰

在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,有许多人都曾积极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。

早在1905年,吴玉章就担任了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。1907年,他遵照孙中山的指示,在日本创办了《四川》杂志,宣传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思想。1911年春,他负责从日本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回国,供革命所需,并接济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。同年,反帝爱国的四川保路运动兴起,吴玉章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斗争。9月25日,吴玉章和同盟会会员王天杰等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,建立了革命政权——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

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

夏吟

政权。荣县独立比武昌首义还要早半月,被史学家评论为荣县“首义先天下”。后来,吴玉章又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工作。1911年10月10日,武昌革命官兵首举义旗,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,革命军全部占领了武昌,接着,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向全国卷去。就在这

《把房子彻底说清楚》

白雪
对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,使之眉目分明,将房子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本来相当宏大的叙事,一目了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;更难能可贵的是,作者在书中加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与真实案例,再加上作者文风诙谐幽默,将购房事宜讲解得颇为透彻有趣。

茶叶包装

马未都

我小时候家里有个漂亮的铁皮茶叶桶,父母喝茶时我特愿意帮他们打开盖子,小心翼翼地倒出一点点茶叶,有时候倒多了,还要挨说,还要倒回去,父母总说茶不能沏得太满。那时北京的茶叶店几乎只卖花茶,整齐划一的几溜清一色碧绿色的大铁皮方桶,柜台上放着一摞事先折去一个角的包装纸,旁边还有一大团土黄色的纸绳;每位顾客挑好自己的茶叶后,售货员就麻利地抽一张包装纸垫在秤上,称好包装捆绳计价找钱,一气呵成,今天想起还有一点残存的感动。每次回家以后,我打开包装,茶叶入桶,包装纸会整整齐齐叠好,放在厨房备用。那时候,不开哥本哈根会议,不大张旗鼓地宣传减少碳排放,每个中国人都自觉自愿地节约,知道这是人类的美德。

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

夏吟

政权。荣县独立比武昌首义还要早半月,被史学家评论为荣县“首义先天下”。后来,吴玉章又参加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工作。1911年10月10日,武昌革命官兵首举义旗,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,革命军全部占领了武昌,接着,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向全国卷去。就在这

客人都被我们拉回来了,那段时日,我们家简直快成了奉天城里最热闹的地方。门前拉粮的大车,往东排到天后宫,往西一直排到了塔湾。那家无计可施,想了不少歪点子,乘晚上没人往我家门上泼狗屎,还在我们家门前的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符。最后,又从太清宫请来几个道士,大天白日地坐在我们家门前,用手指点着我们家诅咒。这种示弱,或者说是黔驴技穷的表现,让你表哥愈发地斗志昂扬。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钱财都用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中,并且存了一份狠心,不把那家彻底整垮决不罢休。

你表哥就这样着了人家的道。三个月后,对门那个面善心黑的掌柜的来了,很真诚地约你表哥出去谈谈。你表哥以为对方服软了,拍了拍他的肩膀,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卖了车。车开到城北,也就是北陵东边的空地上,那人把你表哥扶下车,说,你一定听说过诸葛亮草船借箭吧?你表哥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,愣愣地看着没有回答。那人一笑,指着地里一望无际的席棚子说,这些都是从你家买来的粮食,现在都归我了,很快我就将以高出收购价一倍的价钱把它卖出去。三国演义中,诸葛亮收了曹操

十万支箭,最后让军士喊,谢丞相箭。我也谢谢你,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,让我发了笔大财。你表哥说,听了这话,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,心中一痛,一大口血喷了出来。

十一
这一夜,张学良彻夜难眠。让他辗转反侧的不是表哥的死,而是表嫂讲家中不堪回首的经历后所说的另一段话。这话让张学良心里挺不舒服,感觉就像是在一个神圣的殿堂上遇见一个美得没有一点瑕疵的少女,高傲清纯得使人不敢直视,甚至让人感觉面对她涌现任何杂念都是对她的亵渎与污辱。他对她倾情相与,倾心以待,恨不能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掏出来,不带一点杂质地献给她。可她一转身,素裙摆处,却露出一条花了胡哨的尾巴。

表嫂说,你表哥死后,家也破败了。我遣散了所有的伙计,只带着一个丫鬟远离了华山路那块伤心之地。你表哥咽气前,死死盯着我看着,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到

到。张学良听到这里,满脸的不以为然,哼,他是老和尚?他再娶就是第五个老婆了,还严守戒律呢!表嫂注意到了张学良脸上的表情,我说这话你好像是不相信,真的,在他那里,我连一点温情的表示都没有看到。后来,我遇到了你,见第一面的时候,咱们虽然没有说话,可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出,你喜欢我,驾驭你远比驾驭你父亲容易。再后来,我弄来一把香蕉,那香蕉是我用一根金条换的。你们是大户人家,金银珠宝很难入你们法眼,所以,我就淘换个稀罕物,只是为了接近你。为了报仇,我什么都舍得,我不计手段,不要脸面,我像个媳妇一样地勾引你,全然不顾你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我把尊严、羞耻、人格、道德统统裹在我的内裤里,随内裤一起脱下,用得远远的!

你心满意足地走了,可你知道吗?每夜夜深人静时,一想起这可耻的一幕,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!

27

连载

“目前的二三十年,商帮的社会地位都已经提高了,商帮对社会的推动展现出了实力。在这个基础上,商帮的很多文化需要总结,也考虑到后进的企业家们,我们是站在一个整体商帮的前提下,以浙江商帮为核心。所以从这个角度,我们的发起会员都是浙江籍的商人。为什么要发起呢,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商道的问题,我们想做的其实是一个活的商博物馆,到了若干年以后这个博物馆依然存在。它还在做着它该做的事,它对下一代的创业领袖们还会有积极的影响。”薛亮对媒体说。

寻求这样积极的影响自然也体现在活动设计上。江南大讲堂是这这里的品牌节目:一年讲十堂课,每堂课请三五十位会员来听。讲课者是“级别很高”的企业家或者官员学者,听课者由江南会定向邀请,薛亮如此介绍。

台上两把交椅,一个是主讲人,一个是主持人。台下是正襟危坐的听课者。前半段时间企业家们在台下听,后半段时间由他们提问,这是学习了岳麓书院的模式。

2009年上半年,金融大鳄索罗斯应邀来讲课。一座古香古色的书院里,一把白色的大折扇上面写着“江南大讲堂”几个毛笔字,遒劲有力,权当讲台背景。索罗斯和马云分坐在台上的两张交椅上。前四十五分钟索罗斯就他的投资理念滔滔不绝,而后马云针锋相对地提问,再后来台下的企业家们开始提问。

听课时不要指望有小菜上来,这毕竟是严肃的事情,而不是听个小曲。扶危济困的江湖令
值得关注的是,扶危济困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江南会上演。这无关公益活动,而是江湖的侠义之情,体现了江南会的独特特色——江湖令。

江湖令实际上是一个构想中的产物。它既无号令天下的威力,也无传世之宝的尊贵,在江南会长老们的心中,它其实是金庸小说中武侠精神的化身。

遇到江湖风波,此令一出,江南会各方将扶危济困。“你一出令牌,不论会员人在何处都要倾力相助。”薛亮说。

试想,月黑风高之时,西子湖上踏浪而来的,不是张无忌、杨过,而是马云、郭广昌。此令一出,无数商业大佬云集于此,献计献策。薛亮解释,一个会员可能是在商业上的问题陷入极度焦虑的情绪,但是他的问题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商机。比如他要上市,途中遇到坎坷,别的会员可以

16



中国财富圈
WEALTH CIRCLE OF CHINA

如果你是一个华夏同学会的一员,你就没理由听不到。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曾说,坐在华夏同学会的聚会现场,探讨的问题比所有媒体、商学院讲得都要深。2009年10月,他参与了华夏同学会的深圳活动,听比亚迪老板王传福、腾讯马化腾等讲故事,做评论,十分精彩。不过,如果你试图寻找华夏同学会的网站或者公开信息,肯定要大费周折。华夏同学会是一个不愿意公布于众的“神秘”组织,他们不希望“出名”。而且,他们也并非中国最有名的同学会。比如,你在Google输入“同学会”,第一页头条儿便显示出“欧美同学会”和“黄埔军校同学会”,这都是成立于上世纪,流传几百年的古老“社团”。